羣益文藝叢書

好樣的人

陸地著

目錄

大家庭……一
在撫順炭礦的日子……三一
鄉間……四九
好樣的人……七九
錢……九三
一個游擊隊員……一二九
最後的夜晚……一四六
變化……一六九
後記……一九四

大家庭

一

晌午，響氣老半天了。工友老崔頭趕緊把晌飯吃完，一邊收拾飯盒子，一邊就催李樹森說：

『走吧，人家都走啦！』

李樹森慢騰騰的，連連打了兩個飽膈，完了才掏出煙袋來，裝着煙葉末子。煙末子不多了，掏了三四回也裝不滿。他滿不在乎的自個喃喃的說：

『飯後一袋煙，賽過……』

老崔頭又皺着眉眼喊：

『走嘛，人家都開過半天會了！』

『你愛走不走，我把你的腿拴住啦？』

老崔頭氣得沒法，走了。

李樹森看着他一抹身走了，也一賭氣站起來，拿煙袋往吸煙室走去。嘴裏還說：

『反正你說了算？才剛響氣了，你還要鉚兩眼，現在遲到一會，又急眼！』

李樹森就是個袖裏藏棒錘，直進直出的性子。老崔頭倒是細心謹愼的人。他倆是同在一個工作小組幹鉚釘活；老崔頭管把握子，幹的年頭不老少了，學到一手好把式；李樹森管頂把，年輕，心眼靈，進步快。兩人在一堆幹起活來滿帶勁。別看他兩人嘴巴子嘈嘈的，心裏倒是挺熱呼。

李樹森到吸煙室，把煙點着吸了兩口。一尋思，覺得分外寂靜。桌上的鬧鐘唧唧的發響，一看，正是十二點四十分。『眞是，人家開了半天會了！』他把煙弄滅掉，趕緊往學習室走。

當李樹森推開學習室的門進去，裏邊人全坐滿了。好在大夥都注意朝台上瞅，

沒留意他遲到。

台上現在正站着一個工友，嘰嘰吧吧急的說不清話。老崔頭直瞅台上那個人，李樹森在他旁邊擠了個坐位，他也不知道。

突然，噼噼拍拍，一陣鼓掌，台上的人一幌就不見了。李樹森迷迷糊糊的通了老崔頭一下，還沒有開口，老崔頭一楞，慌忙地分辯說：

『什麼？我沒有！』

李樹森很奇怪，盯了他一眼，問：『你沒有啥？』

『沒有，沒有；沒有回憶！』老崔頭怪難爲情的樣子，眼皮搭拉下來，也不敢瞅李樹森。

『傢伙，怎沒回憶？沒根沒梢的說啥？』

『我回憶！』這聲音跟爆豆那樣，嘣一聲叫喚，在頂後尾那排座位站起來一個滿臉漆黑的小伙子。大夥都回過頭去瞅他，一邊噼噼拍拍鼓掌。

小伙子上台去了。他把早先僞滿時候的「戰鬪帽」一抹，揣到兜裏去，顯出發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亮的頭髮，向大夥鞠一鞠躬。說：

『現在大夥都要回憶不是嘛，我也要回憶回憶：我叫趙輝德，打「八一五」以後，眼看工廠就跟人病得沒治了的一個樣，要散荒了。大夥都往外拿東西，我也……我也就拿了一捆石棉繩，一個手錘和一只水壓表。那時候的思想，就是光顧自個利益；現在知道工廠就是咱們的大家庭，工廠的東西就是咱們大夥的。我今天先回憶出來，趕明兒就把東西往外交。』

這時工會張代表站起來，舉起手領着大夥喊口號：

『咱們要向趙輝德工友學習！』

『回憶要澈底！』

老崔頭也舉了手，可是沒開腔，嘴唇直哆嗦。李樹森看他臉色發青，腦蓋直冒汗。問他說：

『老崔頭，你怎麼的？你看你的臉色？』

『哈叱！』老崔頭打了個噓噴，『嗯，昨晚打更，衣服穿少了，腦袋暈。』

『後晌請個假休息吧！』

『不，不礙事。』

不多一會，汽笛鳴——鳴的響了起來，晌午四十五分鐘的政治學習時間過點了。工友們一個一個從學習室走向鏇車床、鐵爐、火車頭的汽鍋、煙管清銹機的旁邊去。一個人拿起一個人的活，又開始活動起來。機器叮噹轉動而喧鬧了；火爐立刻煽起火燄，電銲那邊閃爍着寶綠色的電光，鏇車床的輪帶不停的飛動，鑽眼的風鑽發着踏踏的響聲。

老崔頭跟李樹森拿起他們的風握子㊀接上風帶，完了帶上手套 等着火爐那邊

㊀「風握子」——這是鉚釘用的一種工具；又名「空氣鉚釘錘」 是利用空氣的壓力，使機彈發生上下彈力活動，把燒紅的鐵釘打成鉚釘；使兩三張鐵板很堅固的連成一體。

燒釘的拋過來火紅的釘子，把汽鍋的釘眼一孔一孔的鉚起來。一開動，風握子就跟機關槍那樣噠噠的直叫喚。也不知怎的，老崔頭的胳膀發軟，把不準風握子的震動，釘子鉚差了。完了李樹森過來看了看，說：

『怎麼的？我說你病了不是！釘子鉚不住啦！』

『不，不。——你頂的太使勁嘛。』

『那能呢？這明明是——』

老崔頭噘着嘴，不吱聲了。一會，李樹森又說：

『不過，老崔頭，咱們別嘈嘈了，今天咱們再使把勁，趕上昨天的數目！』

『喂，來了！』管引釘的工友鉗着火紅的釘子，趕緊往釘眼攆進去。

老崔頭和李樹森馬上拿起風握子，一人一邊，頂住冒出來的釘頭鉚起來。機器又噠噠的響着，這回老崔頭使勁把準了風握子，全付精神都擱在上頭了。完了李樹森過來一看，這發藍的鉚釘，就跟棋子一樣勻稱得可愛。他高興地拍拍老崔頭的肩說：

『行！』

老崔頭不在意的嗯了一聲。

『怎的啦？老崔頭！看你這兩天心裏有啥事似的？』李樹森奇怪地問。

老崔頭卻弄的挺窘，說不出話來。

這恐怕不止兩天了，自從工廠發動回憶運動以後，老崔頭就常常發楞發呆。一聽大夥在一堆說話什麼的，不管是不是說到他本人，他都多心，怕人家有點幹啥。有時候，大家一問他什麼，他就楞頭楞腦的說：

『沒有，我沒有。』

『沒有啥？』人家問。

『嗯，我沒有……』他又照樣的回答。

說起老崔頭來，大夥都知道他本來是莊稼人，小時候家裏還是不愁吃穿的。趕到後來父親死時候拉下一身飢荒，日子就過得艱難起來。自從他的女兒出世的那年秋後，鬧着災荒，交不上租子，叫地主把地收回去了。加上三天兩頭鬧着鬍子，鄉

下呆不住了，只好跑到這城裏來，碰巧遇上一位遠房的表親，給托了人情，把他推薦到工廠來當學徒工。憑他小時候上過幾年私學，認得幾個字，工廠的活計不久就摸上門道了。十多年來他就每天聽着汽笛，上班幹活，下班回家。在僞滿那年月雖然也覺得叫日本人當牛馬使喚，心裏好抱屈呵！可是，不幹嘛，又上那去找個手藝來做，養活一家人呢？買賣沒本錢，種莊稼沒田地；再說，給地主扛大活，還不是跟在工廠幹活一個樣？工廠活好賴還不要去躭心水澇旱災的呢！沒辦法，他也就認命了。可是，有時看那些日本人同那幫狗腿子欺侮人太甚了，也忍心不下去，心裏也是狠狠的咒罵；也會盼望有那麼一天：中華國回來，殺盡這羣狠心狗肺的鬼子。

二

五點鐘了，汽笛嗚嗚的叫喚起來。今天廠裏放糧放炭，下午的技術學習不上了。工友們一個一個放下活計，去到他們自個修起來的「翻身浴池」，把一天的汗和油膩都洗個乾乾淨淨，完了又換了乾淨的制服，挾着空飯盒子，拖着斜長的身

影，一夥跟一夥，打各個支廠走進一條直直的林蔭道，走回個人的家。有的人還揹着沉甸甸的蔴袋，裏邊不是廠裏放的糧就是煤炭，或者是製材廠剩餘的鑛花木片。這時，工友們都是滿足而愉快地，高聲的議論着今天幹的活計，或者是回憶會上的事情。

老崔頭卻悶着走，特意撒在後面，省得跟別人說話。自個老是來回的尋思：『這幾天別人幹麼老盯着我？才剛支廠長幹嘛對我笑？老王這兩天見我也不招呼了？……』

李樹森從後面趕來了，喊一聲：

『老崔頭，急啥？一堆走！』

還沒等老崔頭回過頭來，李樹森已經熱呼呼地凑上來，跟他挨着肩走了。沒走上兩步，李樹森趕緊問：

『你出來沒看到「功過板」吧？』

『沒看。怎的啦？』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『你上了「功過板」啦！』

老崔頭「毛」了，要哭的樣子。說：

『我沒有，上啥板？』

『怎麼沒有，你昨兒沒有上班？』

『昨兒上班呀，幹啥？』

『你幹啥？』

『幹活唄！』

『幹活就對囉！昨兒咱們不是鉚了七十四眼釘嗎？今兒「功過板」把咱倆的名給登上了，說是大大超過了任務，記上一回小功呢！』

『呵，這個！我道是說的啥。』

老崔頭這才透了一口悶氣，腦袋不那樣沉了。心想：『共產黨辦事就是公道，講民主；有功就賞，有過就……。』

他反過來轉過去的想，一下子就走到大門口了。大門口兩根柱子新寫上耀眼的

紅色標語。他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

工廠是咱們的家庭，咱們要誠心愛護；
工廠是咱們的學校，咱們要努力學習。

『嗯，眞是！』老崔頭半給自己說，半給李樹森聽。可是，半天也聽不到對方哼聲。回頭一看，李樹森不知蹓到那兒尿尿去了。一會，他才邊走邊提溜着褲頭，趕緊攆到老崔頭身邊來。

李樹森眞是好叨咕，有他在，話就不能停。他說：

『老崔頭，我說，咱們工友眼下幹活可沒二話了。就是傢具缺，你信不信？咱們鉚工組要多有一兩把風握子，那，「五一二」號機車那鍋爐的釘眼，不到月底就能完成。你說，不超過任務有鬼！』

「風握子」！老崔頭一聽到這名字就跟挨了一棒錘一個樣，耳朵嗡一聲，頭又

沉了，脊背要冒汗。李樹森見他不言語，又說：

『不是嘛，要有傢具，小梁跟佟家寶他倆也能幹鉚釘活了。』

『嗯。』

『風握子這玩具，眼下多少錢也買不來。老崔頭，我想起了，咱們早先在三棵樹使喚的那一把，可帶勁哪。後尾搬家，一胡弄，不知到那兒去了！你說氣人吧？』李樹森認眞的惋惜起來。

老崔頭這下不敢說啥了。總想躲開這位伙伴，故意把脚邁小一點，讓他先走。可是，他就那樣蹩扭，死纏着人。他走到前面去了，回頭一看老崔頭落在後面，他又停下來說：

『看你累成這樣，言語也不言語。』

『哈叱！』老崔頭張着鼻翅又打了個噓噴。

『看，你昨晚涼了吧！』

三

老崔頭的家，以先是住在卅六棚的小胡同裏，房子陰暗潮濕，不能提了，一落雨天，門口就放不下脚去，都是爛泥。屋子窄小得透不過氣。趕到民主政府解放軍的宋廠長來了，才把日本鬼子早先住的鐵路公房，分給了工友。老崔頭也就在那座紅樓分到一間又明亮又清潔的洋房。『這是早先日本鬼子才能住的呵，現在讓咱們也住上了！』老崔頭想想自個一家人安頓下這樣的房子，感激得也不知怎的說才好了。

有一回，宋廠長跟大夥講話，說是，鄉下的農民翻身：鬬爭地主分到田地；咱們工人翻身：就是鬬爭漢奸、特務，清除壞人，愛護工廠，好比農民愛他的田地，工廠就是咱們工友的大家庭！老崔頭過細尋思，這話可也實在：如今工友眞是翻身了，組長是工友們自家舉的，班長工長也是工友們自家舉的；都是工友裏頭誰能辦事就讓誰出來管「家」；誰幹活有了成績，誰就叫大夥選做英雄模範。當了英雄模範，呂局長、林主席、林司令員還請去同一個桌子喝酒；另外還照像，聽戲，看電

影，送這送那的。要在舊社會，那能有這樣呢？

工廠每天後晌五點鐘下班。下班後，工友們洗完了澡，又上一個鐘頭的技術課才回家。夏天日子長，下完課，日頭還吊在那麼老高。老崔頭心想那麼早回家也沒啥事做，心想公家對工友照顧那樣周到，不能做一點活太對不住良心了。因此，時常自動要求加點；或者等工友們都走淨了，他一個人小心謹愼的到處轉一圈。看看火爐、電門、水管和倉庫……看這些東西都封嚴和關閉好了沒有？左看右看，反覆好幾回。完了才提起他的飯盒子，戴上破草帽，放心回個人的家。有時，等他回到家，坐到窗台邊去的時候，星星已經出來了。

可是，今天是他這半年來第一回這樣特別的了。回來早不說，臉上卻變成那個悶樣，要病又不像病。他的女兒小桂在樓上的走廊紡紗，見爸爸來了，冷丁把紡車停下，站起來，望着爸爸，歡喜地說：

『爹，今天回來早啦？媽媽包餃子，還怕你回來晚了哪！』小桂跨過紡車這邊來，推開門，喊：『媽呀，爹回來了！』

崔老太婆四十多歲的人了，長的粗壯，四方臉，像個男子漢。一看就覺得她是心廣體胖那一種性情的人。她現在一邊忙着照顧燒水下餃子，一邊還要包最後的幾個。汗水把她薄薄的洋布大褂都弄潮濕了。她一見老崔頭就說：

『今天怎的回來那樣早？』

『嗯。』

老崔頭跟老太婆倆口子的性情，正好是兩個對照。他是慢性子的，說話總是初一一句十五一句，就沒大聲嘈嘈過。今天更加悶的叫人難受，老也不吱聲；把飯盒子照老樣，往窗台一擱，草帽往牆上釘子一掛，屁股就要往床上蹲下去。一看，床上正擱着用布蒙住的兩案板餃子。他只好呆着，直直的站在那裏，老太婆當他是要幫拿餃子往鍋裏下呢，馬上攔說：

『你別動了吧，讓我自個來。』

『哈叱！』老崔頭打個噓噴。

『你看，你都給餃子加醬油了；你就好好歇一會等着吃得囉！』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